

春

張

恨

水

著

明

外

史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印刷

春明外史(全十二集)

每集定價銀九角
七至十二集合售銀五元

(外埠酌加郵費滙費)

著作者 張恨水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各省世界書局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八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五十一回 | 同謝解囊人還勞白髮 | 笑看同命鳥婉惜青春 |
| 第五十二回 | 一束結金蘭緣訂來世 | 四言留血淚誓守今生 |
| 第五十三回 | 永夜離懷心悲將滿月 | 斜陽古道腸斷獨歸人 |
| 第五十四回 | 納禮典輕裘爲花請命 | 論交關盛饌按日傳餐 |
| 第五十五回 | 限刻奪詩魁風流前輩 | 連宵製菊選筆墨閑人 |
| 第五十六回 | 大典繁陳擢金勝竹葉 | 新章急就揮汗頌梅花 |
| 第五十七回 | 四壁鼓吹同歡加冕日 | 一堂椅案不是讀書天 |

第五十一回 同謝解囊人還勞白髮 笑看同命鳥惋惜青春

却說華伯平噯喲一聲，楊杏園在這邊屋子裏問道：「什麼事？這樣大驚小怪的。」華伯平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那個醜東西，坐在我大腿上的時候，伸手在我衣裳袋裏摸了一把。我因為是人家的衣服，隨他去摸，錢放在小褂子袋裏，他摸不着呢。現在我記起來了，我走的時候，嘴裏還啣着烟捲，烟抽完了，那個煙嘴子，就放在袋裏，現在一定沒有了。那衣服夥計拿去了沒有？楊杏園道：「還在沙發椅上。」華伯平道：「你摸摸看，裏面還有沒有？」楊杏園道：「真拿起來摸了一摸，笑道：『沒有。』」華伯平道：「那個煙嘴子，是五塊錢買的呢，丟了可惱得很！」楊杏園道：「那不值什麼，花幾吊錢

再去看上一回美人，就拿回來了。華伯平道：罷罷罷！慢說拿不回來，就是拿得回來，寧可丟了，我也不去。楊杏園道：你怕得這樣，爲什麼先又要去？華伯平道：先要去無非是看看而已，誰知會發生關係起來。楊杏園笑道：明天告訴熟人，說華伯平還有一個貴相知在蓮花河啦，也就是你生平的風流佳話了。華伯平也笑道：你不要以爲花錢少，洗澡費煙嘴子完全在內，算一算，也就快十塊啦。我又算學了個乖，到這裏面去，還得小心扒手呢。楊杏園笑道：你出這大的價錢，人家叫什麼名字都沒有問，實在闊得很，這算得是蓮花河的王金龍，可以高比見面銀子三百兩，吃杯香茶就起身了。華伯平笑了起來說道：也不算冤。我們總算到了一回另一世界。說起此事來，也可傲於儕輩了。說着話，華伯平已經披了圍巾，自浴室走出來。楊杏園道：何以洗得這樣快？華伯平



道：我是昨天洗的澡，身上並不髒，不過水裏泡一泡，除去穢氣罷了。楊杏園道：果然，我也是昨天洗的澡，可是今天要不洗，恐怕去睡覺也睡不着呢。說畢，自去洗澡，也是在熱水裏睡一下，就起來了。依着華伯平，一定要到胡同裏去一趟。楊杏園因爲許多稿子沒有料理，却要回家，兩人各穿了自己的衣服，分道揚鑣。楊杏園回得家來，進得自己屋子，扭着電燈，只見桌上放着一個西式信封，上面寫着自己收，旁書史寄兩個字。心想這是史科蓮來的信，我上星期曾寫一封信去，答覆他的來信，了一段應酬，難道他又答覆這封信來了嗎？將信拿起，並未封口，拿出裏面的信紙來，却是一封請柬。上面約的就是次日下午，在英麗番菜館晚餐。在那候光的光字下面，另有兩行紅墨水鋼筆寫的字。是家祖母欲與先生一談，務請駕臨，不必客氣。楊杏園想道：我說呢，他那



有錢請客，原來是他祖母拿錢出來，這位史老太太，有什麼話和我談呢，無非是道謝罷了。我若去了，分明是受人家的道謝，那有什麼意思。不過不去呢，史科蓮又特意註上了兩筆，意思是很誠的，太拂人家的情，也不好。想了一會，將請柬扔在一邊，自去料理稿子，偏是這類不要緊的事，又會老放在心裏，編了一會兒稿子，又把請柬拿起來，將那兩行字看了一看。楊杏園一想，他若是請我，一定也請了冬青的，我不如先問一問冬青，這究竟是什麼意思。把那請柬依舊揸進信封，便塞在一疊書裏。次日，下午四點鐘，楊杏園算定李冬青教書已回來了，自己走出大門，沿着胡同，一步步向李冬青門口踱來。走到門口，見小鱗兒正夾着一個書包，從外面回來。楊杏園笑着道：「這兩天怎麼不到我那邊去玩，我那邊的菊花，全都開了。小鱗兒道：『你的花開了嗎？我的花都



開了呢。楊杏園道：前天我看見了，只開了幾朵小的。小鱗兒道：你那裏看見了。客廳裏的不好，好的全在上面屋子裏呢。楊杏園笑道：你這話是瞎說的，我不相信。小鱗兒一伸手拉着楊杏園的衣裳，說道：你不相信，就進去看一看。楊杏園道：不必去看，我知道了，總沒有我的好。小鱗兒聽他這樣說，死拉活扯的，把楊杏園拖了進去，一路嚷道：不信，非要你看不可。楊杏園也就一路笑着進來。李冬青買了一條鰕魚，正高興的，在院子裏收拾，要煮作晚餐。看見楊杏園來了，笑道：在我們這裏吃晚飯吧？請你吃紅燒鰕魚。楊杏園一想，這個樣子，分明是準備在家裏吃晚飯，沒有預備出去，大概史料蓮竟沒有請他。隨口答道：一來就要叨擾。李冬青一面洗手，一面讓楊杏園在小書房裏坐，隨後也進來了。笑道：隨口就是戲詞，這都是近來看戲的成績。楊杏園道：我快有一



個月沒看戲了，這話不對。李冬青笑道：我是有證據的，並不是瞎說。其一，你們那裏看了兩份小報，我想，大詞章家和大學生，決沒有要看那種什麼講演聊齋，土話西江月之理，一定是看戲單子。其二，我在貴字紙簍裏，發現好幾回天樂園的戲單。那晚香玉的戲，我也看過幾回，也還不錯。說着，笑了一笑。楊杏園心想，他以為我捧坤角呢，真是黑天的大冤枉。說道：證據是不錯，可是你誤會了。這是富家那位大少爺，得來的成績，我向來就不很大看坤角戲。晚香玉還是初起來的一個坤角，我更不要看。李冬青見他辯之甚急，也就不再往下說。便問道：這個時候，正是撰稿子的時候，今天怎樣有功夫來談談。楊杏園道：今天的稿子，因為省事，早已辦好了。只沒有發。剛才在胡同裏散步，遇到令弟，他拖我來看菊花呢。李冬青道：說到菊花，我記起一樁事。中央公園，年年



是要開一回菊花會的，不知道今年陳列出來了沒有？楊杏園道：聽說就是這一兩日之中，陳列出來的，同去看看如何？李冬青道：今天也晏了。楊杏園約他同去看菊花，原是順口說出，並未指明是今天。李冬青一說今天晏了，知他很願去的，便道：就是明天罷。這兩天去，正是菊花茂盛之時呢。古人說：有花堪折直須折，又說：人生爲樂須及時，所以機會倒是不可失的東西。李冬青笑道：看一回菊花罷了。何必引經據典，這樣鄭重說起來。楊杏園見他明天的約會，又沒有答覆，也不好再說，談了幾句話，說要發稿子，就要走。李冬青道：剛才不是說了，請在我們這裏吃便飯嗎？楊杏園道：實在說，我願意在這裏吃魚。偏是今天五點鐘，有人約了吃飯，我又是先答應了，不能不去。李冬青笑道：那邊一定是滿漢全席。楊杏園道：何以見得？李冬青笑道：這個典故出在孟子上，



怎樣不知道？孟子說：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既然舍了這裏的魚，一定是去吃熊掌。現在有熊掌的酒席，只有滿漢全席。所以我根據三段論法，斷定了是滿漢全席。楊杏園聽了，臉上不覺紅了起來，心想他難道曉得史科蓮請我也？笑道：不過是吃西餐，其實西餐是不如中餐好吃，因為這個朋友請這餐飯，是有作用的，若是不去吃，好像存心躲避，也不好。從前有人說，在應酬場上吃飯，是盡義務，不是享權利。我起初不肯信，如今看起來，一點不錯。說時，看李冬青臉色如常，又笑道：這一段說法，大可以和尊論見個高下吧？李冬青覺得幾句無心的笑話，一時高興而出，倒惹起了楊杏園疑心似的，大非本意。便收了笑容說道：這倒是閱歷之談，我很承認不錯。說到這裏，便說別的，將這事引了開去。楊杏園分明要走，也就故意安閑起來，多談些閑話。一直



快到五點鐘，才告別回家。一到家，聽差便說，英麗番菜館，已經催請來了，我知道您在隔壁。楊杏園連忙問道：你怎樣回答的？聽差道：說就來，原打算過去告訴您呢？楊杏園對他這個措詞，很是滿意，點了點頭，急忙忙換了衣服，就到英麗番菜館來。一進門，夥計點着頭招呼，問是那一位請？他這裏本是一個小番菜館，一進門，就是個飯廳。這時大小桌上，人都坐滿了。夥計這一問，他要說是一位史小姐請，未免令人聽了注意，便說道：是位姓史的請。夥計道：是位小姐嗎？在樓上呢？楊杏園也懶埋得那夥計，自上樓來。下面夥計吆喚了一聲，樓上的夥計，將一個雅座的門簾掀開。史科蓮早伸着頭向外望了一望，看見楊杏園，笑道：請裏面坐，楊杏園見他沒有梳辮子，頭上挽着雙髻，陡覺得除了幾分稚氣。頭前面的覆髮，他已剪了，露出頭上雪白的頭皮，灰色的制服，



短短的領子，整個兒的脖子，都露在外面。長頭髮理的齊齊的，在那黑頭髮與白領子分界的所在，有一圈細若蛛絲的毫毛，疏疏落落的，長可半寸，這越顯出那青年處女的本色，竟不像是從前那個女孩子相了。也就含着笑道：久候久候。走進雅座來，上面坐着一位老太太，約摸有六十來歲年紀，兩隻手扶着桌子，要站起來的樣子。楊杏園一想，這一定是史科蓮的祖母，便取下帽子鞠了一個躬。史科蓮便從旁介紹，說道：這是家祖母。這是楊先生。史老太太道：科蓮屢次對我說，楊先生人好。蒙楊先生的情，幫助他考進學堂去，我實在不過意。楊杏園道：因為聽到李老太太說，史小姐有志求學，很是欽佩，所以幫一點小忙，其實並不費力。史科蓮將桌上的菜牌子，看了一看，笑着送到楊杏園面前，說道：換一兩樣吧？史科蓮袖大人時，而又不很長，當他將菜牌子由

桌子對面伸過來的時候，一節雪白的膊膊，露在外面，玉雪可愛。楊杏園伸手接過菜牌，說道：不用換了，就是這樣罷。史老太太道：楊先生喝什麼酒？楊杏園道：不必客氣，向來不會喝酒。史科蓮對他祖母道：楊先生倒是真不喝酒，我是知道的。這話說完了，忽然一想，話有語病，接上又對他祖母道：上一次不是李小姐過生日嗎？那一天，李小姐家裏吃壽酒，男女兩大桌，全擺在他家客廳裏。當時，還行酒令呢？楊先生却總是不很大喝酒。史老太太對於這些話，並沒有注意，史科蓮解釋了一陣子，他也莫明其妙。不過和楊杏園談些起居瑣事，後來慢慢談到江南風景，便問楊杏園道：老太爺還在堂嗎？楊杏園道：家裏還有一個家母。史老太太道：兄弟幾位呢？笑道：可不少，愚兄弟六個。史老太太笑道：楊先生添了幾位少爺了？楊杏園道：舍下都是反對早婚的。再說在外

面餬口，也就不敢再添室家之累了。史科蓮這時便沒有作聲，自低頭吃東西。史老太太聽着楊杏園的話前後不接氣，而且所答非所問，不過他年壯之時，也是一位精明強幹的太太，如今老了，心裏雖然儘管慈善起來，那察言觀色的本事，他並不會讓人，他一看這種情形，心下了然，知道楊杏園並未結婚。笑道：是的，在外辦事，沒有家室那是輕鬆得多。楊杏園道：老太太說得極對。史老太太道：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客中有家室也方便許多，一個人顯得孤寂些。楊杏園道：久客在外，也就慣了。史老太太和楊杏園大談家室問題，史科蓮在一邊，却是一言不發。一直談到上咖啡，詞鋒方始中斷。史科蓮對楊杏園笑道：家祖母原想親自到楊先生貴寓去奉看的，因為那是富公館，又不知道能去不能去？楊杏園道：那就不敢當。史小姐這話替我說了，我要去看史老太

太，因爲是余公館，又不便去，還是要老太太原諒。史老太太道：不瞞楊先生說，我祖孫兩個，在北京住着，衣食雖然不愁，精神上非常痛苦。說着將手對史科蓮一指，說道：他又愛使小性兒，在人家家裏做客，那裏容得？我因爲他是無娘無老子的人，不忍管他，所以這回鬧得他一個人決裂了出來。不是楊先生幫助，還不知道怎麼了局呢。楊杏園道：這也是人情之常，現在史小姐到余府上去，彼此一說開了，總是親戚，自然可以恢復感情。史老太太笑道：俗語說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這裏面的情形，事外人是猜不透的。今天到這裏來，是我到他學堂去邀他來的，他並沒有回去呢。史科蓮對楊杏園一笑，說道：這事見笑得很。說話時，史科蓮用着刀子，正和他祖母削一個蘋果的皮，削好了，伸手要遞給他祖母。史老太太笑道：你這孩子，怎麼主客之分都沒有了？應該先敬

客呢。恰好楊杏園盤子裏擺着兩個香蕉，一個橘子，並沒有蘋果。楊杏園道：你老人家不要客氣，這裏有。他這樣說時，低頭一看自己的碟子裏，正是沒有蘋果。自己也覺這種虛謙，虛謙得沒有道理。史科蓮這時也就很爲難。這個蘋果，一定要給祖母，豈不是不給祖母面子，若是吃了，越發顯得沒禮。要是送給楊杏園，巴巴的削一個蘋果給人，又有些不好意思，況且經祖母說明了，然後再送給人家，在儀節上，也難爲情。手上拿着個蘋果，臉上儘管顯出笑容來，却不知道如何交代是好。恰好茶房送了手巾來，楊杏園一伸手，先將手巾接去了。史科蓮隨手將蘋果放在碟子裏，也接了手巾。這一個難題，才這樣含糊過去。這時，一餐飯，已完全吃畢，大家自然要走開，不能久佔人家的座位。楊杏園將帽鉤上的帽子，取在手裏，和史老太太道了一聲謝謝。又和史科蓮道